

风，流向大同

■ 老土

一个人走出影院的时候，午夜的天空正飘着初冬的雨。被雨水打过的法桐叶子凌乱地贴敷在路面上，闪着清冷而晶莹的光。而此刻，脑子里却闪现着电影《风流一代》结尾处，巧巧整理了一下衣服和鞋子，把斌哥一个人撇在路边，加入到晨练跑步队伍中的情景。

这部贾樟柯导演耗时22年拍摄完成的电影勾起了我的兴趣。预购电影票时，距离放映不到1小时。在我勾选座位时，才发现整场电影竟然无人订购。

直到电影结束，就只有我一个观众。

我很满意这个小县城，毕竟还有两家影院可供选择。看不看电影，看什么样的电影，是人们自己的选择。我只想说，这是一部希望让更多普通百姓看到并看懂的电影。可惜，人们都在自己破碎的生活中忙碌着，没有时间在一部电影里，关照一下可怜的自己。

就像我，也不过是第一次看贾樟柯的电影。之前，曾从朋友的闲谈中，知道他是一位有个性的导演。所谓个性，自然就是孤立的，是独行的。就像此时，我一个人行走在午夜的冬雨中，雨水斜斜地打在脸上。

就像我，也不过是第一次看贾樟柯的电影。之前，曾从朋友的闲谈中，知道他是一位有个性的导演。所谓个性，自然就是孤立的，是独行的。就像此时，我一个人行走在午夜的冬雨中，雨水斜斜地打在脸上。

一部没有多少热闹成分的电影，人们大多是不会看的。还不如约几位好友喝场小酒来得舒服痛快，我曾经也这么认为。而看完《风流一代》后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，贾樟柯导演不是来凑热闹的。通过这部电影，我断定，他不是迎合大众的导演，他的电影，就是给少数人看的。他早就看淡了世俗的一切东西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不然，怎么会用22年时间来拍一部电影？他坚持做属于自己的电影，这才是本质。

影片的故事不复杂。二十多岁的巧巧，和同样年轻的斌哥，都没有正当职业，他们的故事，从2000年山西大同的一处旧影院开始。短暂的感情结束之后，斌哥去了重庆奉节，随后，巧巧也南下寻找斌哥。一个有着闯荡天

下的梦想，一个怀揣对一段感情的憧憬。两人见面时，却以分手的形式，让这段感情在电影中告一段落。当两人再次相见，是在大同的一个超市里，此时已到了2022年。

两个人都老了，斌哥半身不遂，巧巧在超市做收银员，无意间抬头，彼此都还认得，只是相视无言。

这个故事起于山西大同，最终又落脚到山西大同。为什么是大同，我不知道，这与贾樟柯导演是山西人，大概没有什么关系，三晋之地这么大，他完全可以选择别处。

许多人大概都有过与贾导一样的梦想，曾经努力追求不同，渴望能够与众不同。但面对时间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一样地欢笑，一样地拼搏，又一样地衰老，一样地无奈，一样地流泪与叹息。所以，芸芸众生脚下的路，大体是相同的。

当然，贾导所追求的不一樣，所表达的特立独行，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，世间所有的一切，谁都逃脱不了。大同只是个地名，贾导借助这个地名，表达了一个天下人普遍认可的问题，也展现了人生不可改变的一种宿命。

不止“风流”这个词，我的脑海里还有“一代”。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一代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。人生百年，不过是经历四代的时光。生命里的每一寸时光，我们都不应该浪费。

就像电影中的女主角，22年前演巧巧时，那么青春靓丽，22后还是她演巧巧，人明显地老了。这让人一点点感觉到，时光在一个人身上流走的痕迹。青春，如此易逝，如此地不经折腾。

电影中的巧巧没有一句台词。一位女一号，竟然在不说一句话的情况下，把导演心中的电影语言表达得如此透彻而清晰，这就是贾樟柯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在如此简单的情节、如此明了的故事中，所有的语言都会显得苍

白无力。无言的表演里，尽是对生活无需多言的阐释。反映普通人一代风流的电影里，巧巧和斌哥，是你，也是我。

情节的悲凉之处，是巧巧与斌哥在奉节的见面，而见面即是分手。一个男人，去外面闯荡的过程中，替别人背了锅，梦想，终被现实刺破。同样，一个女人，千里迢迢寻找自己的爱情，憧憬着自己的未来，却终是心灰意冷，炽热的火焰被现实的雨水浇灭。

这部电影，从二十多年前开机时，就注定是属于少数人的。而我，又何尝不属于这个世间沉默的大多数。

贾导最终给自己这部电影确定了《风流一代》的名字。这明明是一部反映普通底层人命运的电影，而我们普通人是否还拥有风流的资格？作为底层的大多数，我们拿什么去风流？起这样一个名字，是不是一种反讽，与普通人的一种自嘲，我不得而知。

我们当然可以褒义地理解“风流”，更广义地去理解“一代”这两个词，这会让我们生命，有了些许存在的意义。就像电影的最后，巧巧加入到了晨跑的队伍里，目光坚定而从容，尽管晨光尚未来到。

贾导与影片中的斌哥、巧巧本没有什么不同，他的浪漫与理想，不是也像他的《风流一代》一样，遭遇到了这场午夜的冬雨吗？也如我一样，独自行走在这冷清的夜里。此时，我着笔写下的这些文字，本也不是什么影评，而只是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已。人如鱼，在河流之中，却无法改变河流的方向。我们，只能别无选择地漂泊在风中，没有办法改变风的流向。

依然希望，有更多的贾樟柯、李樟柯、刘樟柯，永远服从于内心，只做自己。期望有更多类似的电影问世，给人以在大风中活下去的勇气。

聊城名胜赋

■ 李玉晶

运河洸洸，湖水泱泱，观彼古城，宛在水央；街舍俨然，雄楼巍巍，览此胜境，齐鲁一方。

此地有接天映岱光岳楼，襟带鲁西大运河；山陕商贾栖会之丽馆，刘鹗求书空归之名阁；国学泰斗傅氏之祠宗，铁血范公殉国之遗阙；鲁连射书却燕之高台，闾老修书睦邻之窄巷。有渺渺千顷之城湖，汤汤不歇之徒河；匿于市廛之宝刹，悬于水上之孤城。有东关长街蕴古风，米市小巷守旧情；千年铁塔定安澜，金顶大寺凝佛光；千秋狮楼携宋风，百年教堂阅沧桑。有季子挂剑信义台，重耳望晋思国乡；武松降虎英雄冈，子建长卧才子山。有乾帝九临七登之要津，清家岁入四一之钁关。

犹可寻，伊尹耕处碑亭古，许由洗耳溪水清；孟轲访鲁旧郭在，马周西去驿路长。又或闻，宣令车远棹长嘶，古衙窗外竹萧萧；谢榛故里续诗脉，千古奇巧留芳泽。更当今，苦禅墨韵滋故州，季师儒风满家乡；自忠精诚天地泣，繁森大爱万世仰。涛涛河之阳，茫茫海之右，齐之鄙兮置聊摄，黄运交兮育水城。东门之外，胭脂姑娘曾浣纱；闸口南北，纤夫号子犹回响。舟楫摇曳，帆樯蔽日，演四百年商都之盛景；南腔北音，市声盈天，开千万代包容之商风。此地乃“漕挽咽喉，天都肘腋”之千年古府、运河古都，又呼江北水城、两河明珠，旧曰东昌、今之聊城也。

孔繁森的小药箱

■ 刘学

劳累了一天的太阳
躲在天幕的一角
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
又来到看病的牧民中间
小药箱欢快地陪伴左右
不时拿这拿那

牧民将小药箱捧在了心里
小药箱保留着孔繁森的体温
帐篷与云朵之外
天更蓝，草更绿
羊群更白了

舞蹈也跳起来了
小药箱跟随着主人
自由地奔跑
一会儿是马
一会儿是格桑花
又变成牦牛
守护在牧民身旁

太阳要落山了
小药箱装满了七彩祥云
燃烧在牧民的眼睛里

千树万树梨花开

■ 李艳霞

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年)，大唐仍处于鼎盛时期，还没有发生那场史上同名的安史之乱，人们脸上有笑，眼中有光，心中有豪情，岑参也不例外。

三十九岁的岑参，怀揣着“小米思报国，不是爱封侯”的大梦想，第二次出塞，于这一年秋未来到北庭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。他是来投奔封常清的。这一年，封常清因战功见召，进京朝见，被授命为权知北庭都护，持节充伊西节度使。这次出塞，岑参是到封常清的麾下接替一位姓武的判官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就写于岑参初到北庭，接替武判官之际。

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西北地区春天来得晚，冬天却来得早，伴随一场风沙走石、摧枯拉朽的北风，刚进八月，就纷纷扬扬飞起雪来。雪“飞”见风猛，风猛助雪烈，没有这卷地白草折的北风，这雪便算不上是边塞的雪。

下在天宝十三年这场大雪，是从夜里开始的。早晨，岑参看到这被雪装扮起来的银装素裹的世界，不禁想到长

安的梨花，写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这样的奇思，让人觉得仿佛有迷蒙的水汽扑面而来，有梨花的清香涵在这清冽的水汽里，真好。“忽如”“春风”“梨花”，字里行间都隐藏着惊喜、赞叹。

雪花随风扑入珠帘，打湿罗幕，让锦衾也觉得薄，角弓冻得拉不开，盔甲冷得不能穿。由所见感到所觉，天气奇寒，但珠帘、罗幕、锦衾又都是华美的、有光彩的，由这些器物上，可见气象见精神见士气。写雪，随着扑入珠帘的雪花由室外写到室内，接着又由感受到的奇寒，由室内写到室外，这时候外面正是“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”的景象。室外正是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，而浓厚的云，沉甸甸地压着，一个“愁”字由写景巧妙地转入惜别。

在这样奇寒的大雪天，友人即将离别。送别的歌筵上，奏响了边塞特有的琵琶、胡琴与羌笛。人生豪迈，觥筹交错间是朋友的醉态、笑颜、谑语，当然更有谆谆嘱托。歌停宴罢已是黄昏，营门外，雪还在纷纷地下着。而那面在营门外高

高挂着的红旗，已被冻住，北风用力地拽它，总拽不动。飞扬的白雪、冻住的红旗，互相映衬，都成了送别的背景。

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到了轮台，送行人停下了脚步，武判官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，拍马而去，渐行渐远，山回路转，再也看不见。朋友已远去，而送别朋友的目光，却久久没有收回。正如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“曲中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等诗句中描写的那样，遥看朋友离别的方向，所见的只剩暮色里雪地上串明光的马蹄印记，向远处延伸……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……”这是一场下在天宝十三年雪，下在古诗词里的雪，这是一场即使天气奇寒，也不饥寒交迫的雪，即使见证离别，也不低沉萧条的雪，充满奇思、奇丽、奇彩、奇情、奇峭、甚至带有奇香的，为盛唐做背景的雪。如果没有那场安史之乱就好了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，封常清被杀，岑参在兵荒马乱中离开北庭幕府，大唐由盛转衰……

裱炕围差不多每年一次，通常在农历新年前。先把往年的旧报纸和年画揭下来，我和姐姐将炕周围的墙面清扫干净，随后在炕桌上铺开刚拿回的报纸，在背面抹上糨糊，按照去年的印迹一张一张糊裱在墙上。每年裱炕围我都会跟姐姐起争执，姐姐想把有照片的、图画多的那面露出来，我更偏爱阅读报纸上的文字，要求把有散文、小说的版面贴在外面。家里我最小，往往闹到最后都是我赢。反正姐姐也不吃亏，因为最上面还要贴她在年集上选购的刘晓庆、张瑜等明星的年画。等到糨糊彻底干透了，飘满油墨味的屋子里就亮堂堂多了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老家的土坯房拆了后，父亲在原址上盖起了砖瓦房，墙面无需再贴报纸了，年历、明星画和我们姐弟这些年的奖状就直接贴在整洁的墙面上。

如今，随着电视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阅读报纸的人变少了。然而，在我的心中，那些旧报纸承载的不只是文字与知识，更是那段纯真岁月里最宝贵的记忆与温情。



旧报纸里的温情岁月

■ 魏青峰

记得小时候，每隔一段时间，身为大队文书的父亲就会抱一摞沉甸甸的旧报纸回来。

那年月，除了偶尔放映的露天电影，乡下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。为打发大把的闲暇时光，孩子们只能到处搜罗阅读资料。从姑姑家拿来的几本小人书，还有父亲的《果树修剪技术》和《棉花虫害防治新技术》，都已被我翻得破烂不堪。闲着没事，我就随意翻阅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，时间长了，渐渐喜欢上了上面精短的散文、小说和诗歌。读得多了，我的语文成绩不知不觉有了显著提高，尤其是作文，好几次都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上朗读。

那时，二爷还健在，他退休前在乡中学当过老师，父亲就让我跟着二爷学习写字。找不到多余的纸张，父亲就让我摊开旧报纸练习，正面写完了，再翻过来写反面，可惜的是，旧报纸上有太多密密麻麻的铅字，不太好描摹字帖上的字。母亲从不浪费这些写满大字的旧报纸，她细心地将它们收集起来，偶尔拿几张出来给我们剪鞋样或者包植物种子。每次下地回来，父亲都会抽出

几张旧报纸撕成长条，坐在门槛上，卷着旱烟叶子吞云吐雾。

每年一到开学，旧报纸在村里就成了“香饽饽”。很多家里有学生的家长都会到村委会来找父亲，学校发新书了，家长要拿报纸给孩子包书皮。家里若有旧日历或牛皮纸最好，旧报纸包的书皮柔软却不耐磨，没多长时间书角就磨破了。所以每次家长就给孩子多拿些报纸回家，等书皮磨破了，把变皱的课本放在炕席下面压平展了，重新再包一次。待到学期过半，彩色封面难免被孩子揉得皱巴巴的，那就没法再包书皮了。

其实，旧报纸的用途远不止于此。糊窗户、裱炕围，它们成了农村家庭不可或缺“装修材料”。那时家里几乎都是木格子窗，把窗框卸下来，用刀片将中间的隔挡刮干净，重新涂抹上糨糊，再一张一张把报纸糊上去。报纸做的窗纸既挡风又透气，缺点是透光性差，且不是很结实，裹着沙粒的大风常常把窗纸吹开“花”。还有那钻进屋里偷食的鸡，主人一踏进屋里，它就慌不择路四处乱飞，多半遭殃的又是半透亮的窗纸了。